

# 現代文壇的怪傑

文學小叢書

現代文壇的怪傑

實價二角二分

著作者 土居光知

譯述者 馮次行

出版者 上海聯合書店

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

上海聯合書店



詹姆斯·喬伊斯像

James Joyce

## 小引

詹姆士·朱士是瑞士國沮利克地方的一位語學教師。優力栖原是希臘大文豪荷馬所著大敘事詩的名稱。現在朱士仿荷馬的優力栖的體裁與組織，用奇特的表現方法，描寫現代及未來社會的種種現象，而仍襲用優力栖這個書名。換言之，就是他把他所著的優力栖，現實化起來，寫成這篇極深刻的社會小說優力栖。

朱士的優力栖出版以後，即被英美兩國政府禁止發行；現

在只有法國版流行全球。至于此書被禁止發行的理由，或說是因為牠描寫人間肉慾心理過於露骨的緣故；或說是因為牠熱烈的反對宗教，但是其實兩者都兼而有之。

朱士的優力栖斯的文體，非常奇特別緻，不獨在心理描寫方面，極盡稠密精妙之致；且能用一種特別表現的形式，描出各種潛在的意識來。舉凡精神分析派，內心寫象主義派，心理表現派，實感派等現代世界文藝界之種種新傾向，皆可向此書中求之。此書誠不愧為一部劃時代的不朽名作。

本書長凡七百餘頁，若譯成中文，當在二十萬字左右。但其

所描寫的內容，僅限于早晨八時起至當日夜半二時許止，這十八小時內本書主人公所流露的意識現象罷了。文筆之精密曲折，可想而知。日本土居光知君著有論文一篇，評述此書，讀之可以明瞭此書的梗概，和作家的事略。因特翻譯出來，以饗愛好新文藝者。

### 偶次行

一九二九年五月於上海

詹姆士朱士 (James Joyce) 生於一八八二年愛爾蘭都柏林 (Dublin) 地方，曾肄業於第次脫教會派所辦的克倫高斯德武 (Clongowes Wood College) 和柏維對亞這兩個學校，畢業於都柏林大學。他曾經想做一個音樂家，又經營過影片事業，但都失敗了。復到巴黎留學，一面學醫，一面研究中世紀哲學。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二〇年，他在沮利克 (Zurich) 的里雅斯德 (Triest) 羅馬，從羅馬再回到沮利克，做語學的教師。當時所得的報酬，

是一小時四里拉，（即等於四五角錢）。他一面藉這六百元一年的收入，養活一家二口；一面著作「青年藝術家的肖像」和「優力栖斯」(Ulysses)。

他曾出版一本叫做「室內音樂」(Chamber Music)的小詩集。頗以詩人或音樂家自勉，但是他的性格是「非情緒的」，所以他不適宜於做這種工作。他是一個理智的人，可是他的理智，是常常白熱化，失了調和似的。他在醫術，影片製作，和語學教授等上面，也不能說是成功。

但是他終於在獨特的表現式的小說方面成功了。不過詩人，



音樂家，影片技術家，醫學者，語學者。也都是構成他的藝術的背景。

他的最初的小說集「都柏林人」(Dubliner)，是十部合十五篇短篇而成的書，在一九〇五年脫稿。因為這部書的內容，對於英王有不敬的言語；且對於都柏林人有不愉快的記述，所以出版業者就躊躇起來。直至一九一四年，經著者的刪改，才把牠發行起來。

著者用獨特的表現形式寫小說，是從「青年藝術家的肖像」一篇開始的。所以對於這篇以前的作品，沒有多講的必要。不過

當時著者的筆法，已是非常簡潔，直截了當，毫無曖昧做作的語句。且字字勁健，印象鮮明，事狀確實，都是大膽地表現着，這一層要請大家注意的。

「青年藝術家的肖像」(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)，開始掲載於一九一四年二月二日發行的半月刊「利己者雜誌」(The Egoist)第一卷第三號上面。如此繼續掲載，直至第二卷九號，即一九一五年九月一日完結。一九一六年在紐約出初版，翌年利己者雜誌社復出英國版。

在這冊書裏面，有借名士提及第達拉斯的著者自畫像，又

有他的大作「優力栖斯」的序言。凡要理解「優力栖斯」的讀者，不可不先從這冊書着手讀起。

『從前，再從前，有一個很太平的時候。哧，哧，叫着牛先生，從一座角度極小的斜坡上面踐下來。牛先生在路上遇見了一個很可愛的小孩子，叫做龍公。』

做爹爹的說完了這些話，他的眼睛就從他的眼鏡框上邊望着他的小孩子，他是一個蓄着許多鬍鬚的人。

這個小孩子就是龍公。同時牛先生正從配第·班的家傍的道路上走過來，配第·班正賣着檸檬露做的粗點心。

『啊吓吓，綠色的田野的狹小的角隅上，也會開着野薔薇的花。』

他唱着上面的歌，因為這是他最得意的調子。

『啊吓吓，綠色的……』

床裏遺起尿來吓，起初倒溫暖，後來却冷了。媽媽拿油紙來敷着，還覺着異香撲鼻呢。

媽媽是比爹爹香。媽媽彈着蕩湖船的小調，給爹爹聽。爹爹跳舞了。

都拉都拉 拉拉

都拉都拉 都拉都拉對

都拉都拉 拉拉

都拉都拉 拉拉』（一——二頁）』

他開始這樣的描寫了幼年時期的回想。把幼年時期斷片的記憶，毫不選擇地，引用出來。著者似已回歸到幼年的意識。而且實際上，他的藝術，亦都應用了這樣的描寫。

著者文章的特質，就是想把意識中流露的種種，儘量地直接表現出來；毫不採用理智的分析，和說明的態度。但這不能說他是無技巧的表現，乃是他先從銳敏的理智，到無意識的心的方

面，極度分析起來，然後再把這些分析了的種種，構成起來的。我們可以從下面引用的一節看出來。

這是他十歲前後，在第次脫教所辦的克倫高斯武德學校肄業時期的事。

「許多的小孩子，聚在一個廣大的運動場上面變着玩。組長正在力聲竭嘶的指揮着。暮色蒼茫，寒氣襲人，蹴球的人們還正在起勁地蹴着。上了油灰的球，像一只笨重的鳥似的，在灰色的空中飛着。他站在球場的側邊，組長眼光，所看不到的地方，所以他沒有被亂暴的人們蹴痛之虞。他時時裝作賽跑的姿

勢。在他門之間，他是一個身體弱小，觀力不強，眼眶盈淚的人。……

立在寒冷的屋外時，常常想到讀書室裏去。城內家家戶戶的燈火，在蒼白色寒冷的天空裏閃着光。想起哈密爾敦勞恩君把帽子從窗門擲到城壁上去的地方，——就是那時候窗下還有一座花壇的地方，不知道在那邊了。從前被招到城內去的時候，那邊的執事先生，曾把打在屏上的槍彈的痕跡，指給我看，把美味的糖果送給我吃。眺望着城內的燈火，心裏頗覺着安慰與舒暢，恰似讀着小說的情境。所謂力斯忒僧院，恐怕也是這樣

子的一座城嗎？康尉爾先生的讀本裏，有一篇是我喜讀的文章：

『武爾基是死在力斯忒僧院，小孩子們就把他葬在那邊了。

『堪卡』是樹木的疾病，

『堪薩』是人間的疾病吓！』

假使睡到暖爐前面敷着的絨氈上面去，那一定是很爽快的罷。他用手臂當着枕頭，想那讀本的文章。他的身體，好像被人家澆了冷水似地寒戰了。尉爾次太惡作劇了，因為沒有把小銀箱



和他捧糖菓，就把我推到陰溝裏去。那陰溝的水，接觸，我的身體，真是寒砭飢骨的吓。朋友們，有一次曾經講過老鼠跳入陰溝的話。媽媽同丹弟，一同坐在火爐子的旁邊。蒲利奇達等着要茶吃。媽媽把腳擱在爐子的邊緣上，所以他的飾着絨球的拖鞋，就因熱而焦而臭而香……

運動場上聲聲嘈嚷着。

歸隊！

第三排起，再向前些！

排隊！排隊！